

蔡登山 著

名人的爱情故事

人間四月天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

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四月天



蔡登山 著

名人的爱情故事

人間四月天

Love Story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四月天：名人的爱情故事/蔡登山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5

ISBN 7-5063-1885-7

I. 人… II. 蔡…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514 号

人间四月天——名人的爱情故事

作者：蔡登山

责任编辑：张亚丽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5063.peoplespace.net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40 千

印张：8.25

插页：2

印数：001-8000

版次：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85-7/I·1870

定价：1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1 / 你是人间四月天——徐志摩与四个女人
- 23 / 问天何必太多情——徐志摩与林徽音的倾城之恋
- 32 / 未名湖畔开风气——蔡元培的事业与婚姻
- 39 / 骨肉流离道路中——陈独秀的家庭悲剧
- 48 / 十年携手共艰危——鲁迅与许广平相濡以沫
- 57 / 山风吹不散人影——胡适的婚外情
- 68 / 多情无情心自明——郭沫若的情爱纠葛
- 78 / 彩凤双飞一世情——林语堂的鹣鹣情深
- 86 / 相思欲诉又彷徨——茅盾的秘密情人
- 97 / 只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和他的情人

- 113 / 偏留绮思绕云山——瞿秋白的生死恋
- 121 / 嫵婉同心六十年——俞平伯的妇唱夫随
- 130 / 江湖寥落尔安归——李金发的异国情缘
- 139 / 相爱苦短成永绝——蒋光慈的短暂爱情
- 146 / 鱼雁尺素心连心——沈从文的半生缘
- 154 / 余生犹有忘年爱——梁实秋的两段情
- 164 / 患难与共见真情——梁宗岱的反叛与追寻
- 173 / 离情只诉梦魂中——朱湘为爱自沉寒江
- 181 / 人间但有真情在——黎烈文的两次婚姻
- 189 / 更几度人间风雨——戴望舒的苦恋与仳离
- 199 / 天妒良缘同死生——傅雷夫妇的情深与共
- 207 / 一双名剑天下扬——钱钟书与杨绛钟爱一生
- 217 / 人生自是有情痴〈后记〉◎ 蔡登山

你是人间四月天

徐志摩与四个女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一架从南京飞往北京的小型飞机，正载着文采风光的徐志摩，但是在济南附近的大雾中，飞机撞山失事。……这在当时是件大事，尤其在文坛上是件不幸。即令在今天，当我们翻检这段报导时，在文字与文字之间，无尽的感伤与惋惜，油然而生……当然这可能不只是你我，还有更广大的读者，甚至在六十多年前那些文学伙伴所写的追悼文章，也无不感叹诗人的英才早逝。志摩走了，他留与人间一卷诗，也留与人间一段情。虽然他说，“我死了的时候，亲爱的，别为我唱悲伤的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未亡人陆小曼、前妻张幼仪、情人林徽音的倾诉与追怀。

张幼仪在晚年回忆道，“你晓得徐志摩为什么在他死前的那天晚上搭飞机走吗？他要赶回北平，参加由林徽音主讲的一场建筑艺术演讲会。到头来又是为了林徽音，从沙士顿的时候起，经过他们携手与泰戈尔同游，甚

至在她嫁给梁思成以后，都是这样。她、徐志摩、还有她丈夫，是知心朋友。”（见张邦梅《小脚与西服》一书，谭家瑜译）徐志摩说：“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又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这是指一九二一年徐志摩在伦敦与林徽音相识并狂热地爱上她后的灵感爆发。虽然当时徐志摩已是育妇之夫，发妻张幼仪在家乡硖石，盼望他早日学成归来，但志摩却在茫茫人海中寻访他唯一灵魂的伴侣。林徽音当年只有十六岁，她之于志摩可以说，就是那阵“奇异的风”和那片“奇异的月色”，她是他“生命灵感的源泉”（《再见吧，康桥》），她的“明艳，在路过时点染了他的空灵”（《云游》），他“这十年来大多数的诗行好歹都是他擦拨出来的”（《爱的灵感》诗前小注，徐志摩有意将“她”写成“他”）。徐志摩爱林徽音，爱得理想，爱得真挚，甚至爱得忘我，爱得发狂！

就在徐、林坠入情网后，一九二〇年冬张幼仪也到伦敦。张幼仪晚年回忆道：“打从我到西方的第一刻起，还有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在公共汽车里聊天的样子时，我就知道他心里藏了个秘密。后来住沙士顿的时候，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赶着出门理发，而且那么热心地告诉我，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就猜到他这么早离家，一定和那女朋友有关系。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

和他的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见《小脚与西服》）一九二二年三月徐志摩与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离婚，证人为吴经熊与金岳霖。张幼仪回忆说：“于是我对徐志摩说：‘你有父母，我也有父母，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先等我父母批准这件事。’他急躁地摇摇头说：‘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音……’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林徽音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同上）

其实林徽音和父亲林长民早在五个月前就离开英国回到北京了。同年十月十五日徐志摩回到上海，在故家稍事停留后，十一月中旬也来到北京。据梁启超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给女儿令娴的信得知，林徽音在回国不久就答应做梁家媳妇，那是嫁给徐志摩老师——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然而梁家之所以不急着定聘，一则深怕志摩遭受太大的打击，二则可能对徐、林两人是否会旧情复燃而影响梁家声誉而有所顾虑。而在林徽音本身，虽然爱徐志摩，徐志摩也因她而离婚了，但终究林徽音并没有和徐志摩共结连理。其所以如此，和林徽音认识交往二十余年的费正清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说：“林徽音自己是大姨太太的独女，父亲喜欢二姨太太，她给他生了儿子。林徽音不能想象自己走进的一种人生的关系，其中竟使她会自然联想到母亲一样的羞辱。”她实在难以面对无辜的张幼仪，她难以生活在张幼仪的阴影中，可能是主因；其他在政界、学界的地位，甚或资财方面，徐家是难以比得上梁家的，也是另一因素。

但是由于林徽音还没有公开订婚，于是徐志摩总是存有幻想。有时候，我们看到他悲怀莫罄，心灰意冷，一如在《西湖记》里所写的：“心酸得比哭更难过，一天的乌

云,是的,什么光明的消息都没有!”有时候,他似乎又信心十足,就像他在《明星与夜蛾》里译写的:

我 决意 要 取得 她,就使 我的 身躯
丢失在 火焰 里,我的 残毁的 翼子 永远
在无尽的黑夜里 振悸,我 决意 取得 她。

另外在《一个祈祷》这首诗中,我们更看到志摩有如夜莺般地泣血,他说——

请听我悲哽的声音,祈求于我爱的神;
人间哪一个的身上,不带些儿创与伤!
哪有高洁的灵魂,不经地狱,便登天堂;
我是肉薄过刀山,炮烙,闯度了奈何桥,
方有今日这颗赤裸裸的心,自由高傲!

这颗赤裸裸的心,请收了吧,我的爱神!
因为除了你更无人,给他温慰与生命,
否则,你就将他磨成齑粉,散入西天云,
但他精诚的颜色,却永远点染你春潮的
新思,秋夜的梦境,怜悯吧,我的爱神!

一九二四年四月,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林徽音这对“金童玉女”负责接待事宜。有次在天坛公园的草坪上集会,吴泳的《天坛史话》有生动的描述,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然后他们又合演了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Chitra)。在剧中,林徽音饰齐德拉,张歆海演阿顺那,徐志摩扮爱神,林长民演

春神。然而就像剧中人物一样，齐德拉的爱只属于王子阿顺那，现实中的林徽音的白马王子已不是徐志摩而是梁思成了。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西去太原，林徽音前来送行，在此时志摩似乎知道林徽音与梁思成即将赴美求学，于是在火车上匆匆提笔，意欲传达情意，然墨沈未干，车已开动，零束为泰戈尔助手恩厚之所得，志摩写道——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矣！”回想徐志摩“诀别所爱”的情景，当火车擒住轨，缓缓地开动，志摩来不及递出情书，只有望着徽音的面容，逐渐模糊……真教人为之动容！

佳人已远，此情长留。徐志摩对林徽音好长时间都痴心不断，即使在已认识陆小曼之后的一九二五或二六年间。当徐志摩听说林徽音从海外传来消息，说她亟盼收到他的信，志摩在既喜且急之余，马上拍个电报作复，但最后却发现是玩笑一场，志摩大大不悦，自此，才算是对林徽音死了心。他写了《拿回吧，劳驾，先生》这首诗：

啊！果然有今天，就不算如愿，
她这“我求你”也就够可怜！

“我求你，”她信上说，“我的朋友，

给我一个快电，单说你平安，
多少也叫我心宽。”叫她心宽！
扯来她忘不了的还是我——我
虽则她的傲气从不肯认服；
害得我多苦，这几年叫痛苦
带住了我，像磨面似的尽磨！
还不快发电去，傻子，说太显——
或许不便，但也不妨占一点
颜色，叫她明白我不曾改变，
咳何止，这炉火更旺似从前！

我已经靠在发电处的窗前，
震震的手写来震震的情电，
递给收电的那位先生，问这
该多少钱，但他看了看电文，
又看我一眼，迟疑的说：“先生，
您没重打吧？方才半点钟前，
有一位年轻的先生也来发电，
那地址，那人名，全跟这一样，
还有那电文，我记得对，我想，
也是这……先生，你明白，反正
意思相像，就这签名不一样！”
“呒，是吗？噢，可不是，我真是昏！
发了又重发！拿回吧，劳驾，先生。”

这首诗似乎是志摩告别林徽音的昨日之爱，因为他
又正式开始与陆小曼的一段今日之情。

名作家陈之藩说：“徐志摩根本只爱林徽音，根本因
6 失恋而补上陆小曼，陆小曼发现此情后，自然也不会爱

他，悲剧铸成矣。”我们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的《小曼日记》中可看出，徐志摩追求林徽音不遂一事，小曼是知道的。她说：“我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很浅薄的女子，本来我同摩相交自知相去太远，但是看他那样的痴心相向，而又受到了初恋的痛苦，我便怎样也不能再使他失望了。摩，你放心，我永不会叫你失望就是，不管有多少荆棘的路，我一定走向前去找寻我们的幸福，你放心就是！”三月二十八日《小曼日记》中又说：“你还是去走那比较容易一点的旧路吧，那一条路你本来已经开辟得快成形了，为什么半路中断去呢？前面又不是绝对没有希望，你不妨再去走走看，也许可以得到圆满的结果。我这边还是满地的荆棘，就是我二人合力的工作也不知几时才可以达到目的地呢！其中的情形还要你自己再三想想才好。我很愿意你能得着你最初的恋爱，我愿意你快乐，因为你的快乐就和我的一样。”

陆小曼的个性是在柔弱和刚强的天平上时刻起落的，因此这段“前情”在婚前是“同情”的成分，而到婚后他们争吵时，却成为翻旧帐的火苗。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长跑，在小曼丈夫王赓同意离婚下，两人苦尽甘来，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林徽音和梁思成则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才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于八月十八日回京；九月两人受聘于沈阳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分别为教授与系主任。一九三〇年秋天，徐志摩曾到沈阳特意去探望林徽音，当时林徽音初为人母，加上繁重的教学工作，因此病倒。徐志摩看到沈阳医疗条件太差，气候也不适合，便劝她回北平治疗一段时间，林徽音和梁思成听从他的劝告，回到北平。为了照顾徽音的病情，志摩曾在她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这也是张幼仪回忆中所指出的，徐

志摩还是一直关心着林徽音，“甚至她嫁给梁思成以后，都是这样”。旧历年初三，徐志摩又回到北京，他原以为梁思成、林徽音已经回到了沈阳，不想又在北京看见了他们。林徽音病情加重，瘦得连脸上的骨头都看得出来，徐志摩深为自己爱莫能助而感到“人生到此，天道宁论”？徐志摩的过分关心林徽音，引起相当大的浮言，小曼也相当不高兴，甚至在信中反语相讥，而显然梁家也有了不悦的反应。我们看志摩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给小曼的信里说道：“至于梁家，我确是梦想不到有此一着；况且此次相见与上回不相同，本亦因为外有浮言，格外谨慎，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如今徽音偕母挈子，远在香港，音信隔绝，至多等天好时与老金、奚若等去看她一次（她每日只有两个钟头可见客）。我不会伺候病人，无此能干，亦无此心思；你是知道的，何必再来说笑我。”

在香山养病期间，林徽音为徐志摩刚刚创办的《诗刊》写了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刊于第二期；接着在第三期又发表《笑》、《情愿》、《深夜里听到乐声》、《一首桃花》等诗。而志摩则在第三期发表了《你去》，志摩曾在信中说，这首诗是为她而写的，诗中流溢着对她的情感和爱呢：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
你上哪一条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
你只消跟这光明的直线！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别叫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的提醒你有我在这里，
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
目送你归去……

不，我自有主张

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
我进这条小巷，你看那棵树，
高抵着天，我走到那边转弯，
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乱；
有深潭，有浅洼，半亮着止水，
在夜芒中像是纷披的眼泪；
有石块，有钩刺胫踝的梦草，
在期待过路人疏神时绊倒！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
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远了，我就大步向前，
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
也不愁愁云深裹，但须风动，
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这距志摩飞机撞山身亡，只几个月。此时的志摩说是只能借着与林徽音这“不可能的恋情”，当做一些慰藉，因为在现实中陆小曼带给他的只有“幻灭”两字可形容。小曼此时似乎只沉迷于烟榻上，与伶人翁瑞午吞云吐雾去了，相对于婚前的热烈情感，已成过眼烟云了。我们不禁要回想起当年徐、陆两人的恋情，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之时，志摩为避风头，只得去欧洲旅行，小曼到车站

送别的情景。《小曼日记》记着，“昨天摩出国，我本不想去车站送他，可是又不能不去，在人群中又不能流露出十分难受的样子，还只是笑嘻嘻的谈话，仿佛满不在意似的。在许多人目光之下，又不能容我们单独的讲几句话，这时候我又感觉到假的可恶，为什么要顾虑这许多，为什么不能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呢？我几次想离开众人，过去说几句真话，可是说也惭愧，平时的决心和勇气，不知都往哪里跑了，只会泪汪汪的看着他，连话都说不出口来。自己急着骂我自己，再不过去说话，车可要开了；那时我却盼望他能过来带我走出众人眼光之下，说几句最后的话，谁知他也是一样的没有勇气。一双泪汪汪的眼睛只对着我发怔，我明知道他要安慰我，要我知道他为什么才弃我远去，他有许多许多的真话，真的意思，都让社会的假给碰回去了，便只好大家用假话来敷衍。那时他还走过来握我的手。我也只能苦笑着对他说‘一路顺风’。我低头不敢向他看，也不敢向别人看，一直到车开，我还看他站在车头上向我们送吻（我知道一定是给我一个人的）。我直着眼看，又看见他的人影一点一点模糊起来，我眼前好像有一层东西隔着，慢慢的连人影都不见了，心里也说不出是什么味儿，好像一点知觉都没有了似的，一直等到耳边有人对我说‘不要看了，车走远了’，我才像梦醒似的回头看见人家多在向着我笑，我才很无味的回头就走。走进车子才知道我身旁还有一个人坐着。他冷冷对我说，‘为什么你眼睛红了？哭么？’咳！他明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还要假意儿问我，呕我；我知道他乐了，走了我的知己，他还不乐？”当时的小曼是够苦的，送走心爱的志摩，回头面对的是丈夫王赓的冷言。而此时的志摩却想起去年的五月，他陪着泰戈尔西去太原，林徽音来送别，同样的车站送别，心情却不一样。前次是诀别所

爱，而这次眼看就要赢得佳人，真是一样车站，两种情怀。于是隔天晚上，他到沈阳写给小曼的信说：“上次是向西，向西是追落日，你碰破了脑袋都追不着；今晚是向东，向东是迎朝日，只要你认定方向，伸着手膀迎上去，迟早一轮旭红的朝日会得涌入你的怀中的。这一有希望，心头就痛快，暂时的小悱恻也就上口有味，半酸不甜的，生滋滋的像是个大鲜果，有味！”

幸耶？非耶？造化弄人，此时徐志摩的预言似乎是有些言之过早了。当然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后也的确度过了几个月神仙般的生活。拥有了陆小曼，拥有了陆小曼全部的爱，按理说变成了精神上的大富翁，似乎是幸福极了。在《眉轩琐语》中，徐志摩说，得到了陆小曼，是他从苦恼的人生中挣出了头，比做一品官、发百万财，乃至身后上天堂，都来得宝贵。南下途中，火车上，他竟感到身边坐着的陆小曼，竟是他这一辈子的成绩，归宿。然而这幸福是极其短暂的。当初徐志摩为自己的婚姻，设置了白朗宁夫妇的模式，他追求陆小曼，不仅仅是要和一个美丽聪慧的女子相结合，而且是要把她作为实现生命事业的一部分。但徐志摩是估计错误了，婚后的陆小曼积习难改，依然贪图享受、挥霍玩乐，她终究没有成为中国的白朗宁夫人。而更有甚者的是陆小曼因喜好唱戏，而认识伶人翁瑞午，进而让志摩戴上绿帽。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说，“陆小曼身体弱，连唱两天戏，旧病复发，得了晕厥症，瑞午有一手推拿绝技，他是丁凤山的嫡传，常为小曼推拿，真能手到病除。志摩天性洒脱，他以为夫妇的关系是爱，朋友的关系是情，以此瑞午和小曼在罗襦半解，妙手抚摩之际，他亦视之坦然。他说：‘这是医病，没有什么嫌可避的。’瑞午本世家子，父印若，历任桂林知府，以画鸣世，家有收藏，鼎彝书画，累篋盈橱。小曼天性爱美，

且喜绘事，端午则时时袖赠名画，以博欢心。又常教小曼吸食阿芙蓉，试之疾立愈，于是，小曼大喜，常常和端午一榻横陈，隔灯并枕。而志摩有一套哲学，是说：男女的情爱，既有分别，丈夫绝对不许禁止妻子交朋友，何况芙蓉软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做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暗昧最嘈杂的是打牌。所以志摩不反对小曼吸食鸦片，而反对小曼打麻将。实则志摩的爱小曼无所不至，只要小曼喜欢，他什么都能牺牲。但是女子的心理，是很复杂很神秘的，小曼的确爱志摩，但她也爱端午。”

面对小曼的堕落，志摩曾多次反复地恳切地规劝，最后甚至激烈地抨击、争吵，但终归无效。小曼任性、固执、我行我素，依然故我。还借着余上沅的一个女学生名叫俞珊的和志摩亲近之事，来大肆吵闹一番。《春申旧闻》有记此事，“有俞珊者，健美大胆，话剧修养很高，是余上沅的学生，她崇拜志摩也崇拜小曼，她为演‘卡门’，常住徐家，向志摩请教。她又要学‘玉堂春’，向端午请教。志摩是无所谓的，小曼却说她肉感，论俞珊却有一种诱人的力量。因此，小曼常和志摩吵。志摩说：‘你要我不接近俞珊很容易，但你也管着点俞珊呀！’小曼说：‘俞珊是只茶杯，茶杯没法儿拒绝人家不斟茶的。而你是牙刷，牙刷就只许一个人用，你听说过有和人共用的牙刷吗？’”

这时的徐志摩的心情，是百般滋味上心头，一如他在婚前曾假设过的那种情景：“即使眉（案：陆小曼本名），你有一天（恕我这不可能的设想）心换了样，停止了爱我，那时我的心就像莲蓬似的栽满了窟窿，我所有的热血都从这些窟窿里流走——即使有那样悲惨的一天，我想我还是不敢怨的，因为你我的心曾是一度灵通，那是不可灭的。”而在当时有人劝志摩和小曼离婚，但志摩说，“你知